

格昂夕

著 諦拉特依
譯 林文賀



現 代 文 學 叢 刊

依斯特拉諦著
賀文林翻譯

舅舅昂格爾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再版

現代文學叢刊

舅舅昂格爾（全二冊）

◎

實價國幣一元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依斯特·拉諦

譯者 賀文林

校者 錢歌川

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上海澳門路

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譯序

『這是巴爾幹的高爾基！』

羅曼羅蘭看了依斯特拉諦的處女作後，曾這樣的說過。

他的『安得連左格拉飛故事集』的出版，便震動了世界文壇，在三四年內，有十六國文字的譯本，第一本『基拉基拉林娜』現已翻印至四十餘版，第二本『舅舅昂格爾』現已翻印至二十五版，第三本第四本或翻印幾版或十幾版不等，他不但是西歐現代享盛名的作家，而且是全世界享盛名的作家。

他的小說，除上述四本之外，尚有多種，如：Codine, Uikhal, Des départs, Pêcheur d'éponge, Nerrantsoula, Les Chardons du Baragan, La famille Perlmutter等，餘如 Après seize mois dans l'U. R. S. S. Soviète 1929, La Russie neuve，等係

政治論著。

他是個熱情的作家。他的誠摯而熱烈的情感，滲透了他整個的著作，同時也滲透了讀者的心靈。

他的著作，並不是像那些趣味文學者，憑着一個西瓜大的腦袋想出個人間的天國；而是根基着他二十年來的艱苦奮鬥的漂流生活，捉着近代最進步的社會思想，用着敏銳的天才自然表現出來的。

他的祖國，是巴爾幹一個弱小民族的國家：羅馬尼亞。一八八四年生於蒲拉衣那（Braila），從十二歲時起就開始漂流的生活，他嘗試過各種下層職業，前後近二十種：酒店侍者，糕餅司務，鎖匠，冷作工人，機械工人，小工，填泥工人，卸貨工人，僕人，行動廣告工人，廣告畫工，油漆匠，新聞記者，照像師等等。他曾窮困到無處過夜，在馬路上睡覺受巡捕的驅逐。他曾偷上輪船，中途被趕上了岸。他曾到農村中去養豬，賣豬得到些錢，

就跑到瑞士去學法文。他曾在小亞細亞一帶以及埃及漂流了九年，他曾參加過革命運動。總之，他的生活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對於現代社會裏面各式各樣的奇形怪狀，體驗得非常明瞭。一九二一年他漂流到法國尼司 (Nice)，曾因生活上的不滿自殺被救。在自殺之前，他寫了一封長信寄給羅曼羅蘭，得羅曼羅蘭的幫助和鼓勵，才力事著作。他的處女作『基拉基拉林娜 (Kyra Kyraina)』是一九二四年在巴里出版的。他自從學習法文，七年之後就用法文著作。他所有的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全在巴里出版。

『舅舅昂格爾』是『安得連左格拉飛故事集』的第二本。內容在形式上疊三個短篇，實際上是以安得連個人作楔子，所以也可以說是有連貫的。作者自己曾說過他的文學都是鬥爭的文學，在這本著作裏面，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他的鬥爭精神。

羅馬尼亞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以前，曾受了土耳其人和希臘人的蹂躪，政治和經濟的統治權，都操在他們手裏。農民沒有土地，他們還是農奴式的在領主的治下討生活。當時的領主多半是土耳其人或希臘人。農民就是他們的奴隸，他們把農民不當人看待，任意虐待，任意殘殺，農民只有忍氣吞聲，不敢反抗。同時宗教的勢力統治着全社會，一班神父幫助領主們欺騙農民，要他們忍受現實的苦痛，祈求天國的未來幸福。在這本著作裏面，著者把這兩種現象都盡量地暴露了出來，同時渲染着濃厚的反抗意識。『舅舅昂格爾說道（對神父斯得泛）：我曾有三個兒子，而三個兒子都死掉了，我曾犯了甚麼罪過，要你的上帝這樣來處罰我？……』『詹勒米說道：那些自由的人們從來沒有甚麼領主的，那些領主們也不能夠有自由的人，在他們的宮廷裏的：這是和想把一隻西瓜放進一隻酒瓶裏去一樣的……』戈斯瑪是代表當時

在泥犁地獄裏過活的農奴們的反抗意識和領主們的武力鬥爭的強盜首領，他『除了自由之外，甚麼也不牽掛……』

※

※

※

※

※

依斯特拉譚的著作，除我以前譯的一本和這一本以外，竟沒有人在中國廣爲介紹，這是很可惜的。

我譯這部小說，是根據第十四版法文本。雖然我的譯文或許有些對不起著者的地方，但在使我國文學界不致忽略了偉大的『巴爾幹的高爾基』這一點上，也許是讀者所原諒的吧。

一九三一，二，二二。 譯者

舅舅昂格爾

目次

舅舅昂格爾 (Oncle Angbel)	一
舅舅昂格爾的死 (Mort de l' Oncle Angbel)	五一
戈斯瑪 (Gom)	一二七

舅舅昂格爾

在這四月初的黃昏時候，離蒲拉衣那城（Bell）五基羅米突左右，巴爾多尼勒斯底（Baldovineshi）小村莊裏，正在舉行耶穌復活節的第一日慶禮。在他們所有的天井裏，農人們燒起了幾堆乾蘆葦，到處都有愉快的炮聲響着，這是紀念人類救主的鄉下正教徒的禮節。

在舅舅帝米（Dini）——那家庭裏面的年小的兄弟，——的茅屋裏，母親左衣查（Zoizai）——四兄弟的大姐姐，——和她的獨生子安得連（Adrien），——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子，——兩個從城裏來，團聚來過耶穌復活節三天的節日。她在生出她的兒子幾個月之後就守了寡，沒有再嫁了，靠她雙手勞動過活。

在帝米的家裏是沒有多大的地方的。這位鄉下人，他雖然年輕，却已經被滿滿的一個家庭圍繞着了，可是這位慈愛的姐姐却情願睡在房子的一個角裏，至於安得連，他時常喜歡換新花樣，隨便地去與舅舅睡在頂層樓的乾草堆裏，快樂地聽他講故事，而且把城裏的故事說給他聽。

有時候，安得連對於這種生活方式覺得驚奇：

「你睡在頂層樓上，你的老婆和孩子們睡：這不是一種生活呀！……」

——很應當的，我的好人；不然的話，唉，我要怎樣對你講呢？孩子們生得太快了……

——這倒是一個說法！你從頂層樓下來的時候怎樣呢？

——那時我就到水地裏去割蘆草……

你從水地裏回來的時候呢？

那時我就上頂層樓……

你的孩子們呢，他們從甚麼地方來的？

他們是上帝送來的……』

※

※

※

※

※

把用 *borcha* (湯) 燒羊肉，*cozonac* (用麥粉乳油及蛋作成的糕)，和 (紅雞蛋) 湊成的例行的晚餐吃完了之後，帝米就出外到天井裏，去把那堆蘆葦點上火，而且要放幾響空鎗。所有的小孩子都隨着他，大孩子們也是一樣的跟着。

夜是星火滿天。帝米聽到了向加那慈 (*Grata*) 去的火車響聲，說道：『九點鐘的快車。』

於是他燃起了蘆葦。頃刻之間，那煙騰騰的火光，在那些圍着牠舞

跳像一些赤色的小鬼樣的小孩們的歡叫聲中，一直向天上升起。然後，他用他的獵槍向着天空放兩響，而且一面在每響之後，用一種純良的正教教徒的虔誠，叫道：

『基督復活了！』

在這個時候，安得連的母親拉住她的手臂，扯到一旁，以一種急切而掛心的聲調，命令他道：

『快跑到我們的表兄弟斯得泛，神父家裏去，說我請他立刻到我們家裏來。然後，你就一直走到你的舅舅昂格爾家裏去，引他到此地來。』

安得連嚇得發戰，好像是他的母親曾對他說要他用手去捉一條蛇一樣的：

『但是，媽媽，你很知道，舅舅昂格爾不快樂，不願意見任何人的呀！』

——恰好，就是爲着這件事他必須要來；你對他說，是我，他的大姐，叫他來的。快快跑去！』

安得連喚着那匹狗蘇丹，拿了一條杖，就在黑夜裏消逝了，沒有一個人望見他動身。

在這貧窮人的家庭裏，舅舅昂格爾是大弟弟。

一種慘酷的命運支配了他；使一個熱情的和有信仰的人變成了
一個乖僻的和反宗教的人。都是隸屬於貴族的土地上的農人的孩子，
四姊妹兄弟除了父親的茅屋屋架子，果子樹和葡萄園之外，一點財產
也沒有。土地不是他們的。他們都各走他鄉，只有年小的兄弟留着在守
寡的母親的身旁。最大的是兩姊妹，她們就去與兩個有錢的而鄙視正
式結婚的希臘人軋餅頭過活。男孩子昂格爾九歲的時候就到近邊城

裏，蒲拉衣那城裏一個賣酒商人家里作工。他從小孩子時期起，就對於在別人的土地上勞動有一種深深的厭惡。

他在一個東家那裏登了十年，東家是個正直的人，對於他的工作寬厚地優待他。他回到家鄉的時候，便傾心地愛上了地方上一個最漂亮最窮苦的女子，不久就與她結了婚。他因為是近視眼，免了入伍的義務，買了一點土地，在村莊的出口，向着加拉慈的大道上開了一座酒店。他在他的生意裏是有幸運的。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與土耳其戰爭的勝利的結局幫助了他不少。在十年中，他賺了一筆財產使他能够在離他的店鋪五百米突的地方買得另一片土地；他在那兒培植了最上等的果子樹，一個葡萄園不久就繁茂了，而且在那兒建築了村莊裏一座最漂亮的房屋，附帶有牛欄，養雞場，羊圈，養豬場等等。

然而他在他的家庭生活裏的幸運却差得多了；並且很令人可憐。

在第二個十年之末，命運給他遺下了一個災害。他的老婆成了癡子，裝傻，不能夠支持一個這樣的家務了，而且骯髒到十足。她整個的幾點鐘睡在樹蔭裏，張開的口黏滿了蒼蠅，小孩子在她的旁邊糞堆裏掙扎。家畜渴得發狂。天井裏，屋子裏，除了不願意偷東西的人之外，誰也不走進去。安得連還記得曾經看到他的舅舅在夏季的一天，打碎了房屋裏所有的窗玻璃，因為玻璃上面滿污了蒼蠅糞，不讓光綫透進來。在打破玻璃整個的時間中，那位女人一次也沒醒來過。他的丈夫，從她旁邊經過時，看到她打起鼾聲在睡，向她臉上睡了一口大痰，就走開了。她仍繼續她的酣睡。他以爲用嚴酷的方法可以把她治好，就時常打她。結果他只是使她更變爲癡呆。於是他就把所有的家畜賣了，而且離開了家庭；他每月只到家裏走一次。

※

※

※

※

※

爲着要避免一個這樣的母親的情景影響於她所生的孩子們起見，他就使他們到了五歲的時候和她隔離起來，把他們寄養在加拉慈一個親族家裏，他依照他們教養上的需要每年到那兒去看他們五次或六次。這件事作了之後，他就把使他還與她牽連的最後的關係——肉體的關係也斷絕了。那座在地方上應該是最有聲名的房屋，只是成了個最廣漠的關人的家畜欄。

他在愛情上受了打擊，他開始就找了幾個情婦，但是並沒有愛情的，簡單地是爲着要報復，要激憤他的老婆，把她『喚醒』來，她把話兒聽了，用她的眼兒看了，不作一點兒反應。睡眠對於她還是最親愛的。她并且連洗臉的手續都不要費心，一邊吃飯就一邊睡着了。

可是那些以一種毒恨的嫉妒眼光，看着那勤奮的勞動者行好運的人們，還不以他的家庭的苦痛爲滿意；丈夫的不幸，他們是以爲不够